

群众出版社

陈宗舜 著



我從名灣歸來

趙琪璠
回忆
往录

陳宗舜

1328

我从台湾归来

——赵琪璠忆往录

陈宗舜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我从台湾归来
陈宗舜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7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654-5/K·16 定价：3.00元

印数：0001——55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传记性的自述。主人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妹夫，他曾两次去日本学习军事，先后在伪满军事学校、溥仪的禁卫军中任职，1948年流亡台湾，34年后返回大陆。书中涉及一些显要人物，反映出近代史中一些重大事件的侧影，有史料价值。更可贵的是反映了当年流亡台湾的大批军政人员的心态，以及他落叶归根后的美好归宿。

序

爱新觉罗·溥杰

我四妹夫赵琪璠由台湾回到北京定居后，叙其落叶归根之衷怀，嘱我为其写一篇序文，兹将我过目所得聊以应命。

我和赵琪璠初面，是一九二七年，在天津溥仪寓居的张园内。尔后，我与我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赴日本学习院留学，赵则仍回当时的南满中学深造日语，俾达其将来赴日留学之夙愿。

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我东北时，遂由溥仪将我和润麒及琪璠一同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军事。毕业后我们便加入伪军，分别在东北任职。

一九四五年敌伪垮台后，溥仪和我以及润麒均为苏联红军所俘。赵则辗转东北各地。至一九四六年始，只身铤险返回北平。其后一九四八年，逃往台湾，因之，便在台湾军政各界工作多年。退职后，感于生活孤寂，曾寄寓山中寺庙度日。直到一九八一年，因从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口中得悉妻儿在北京幸福居住情况，遂动俟机重返大陆之念。

一九八二年，我妻爱新觉罗·嵯峨·浩，因患急病赴日

本东京东大医院就医，由赵之女赵丽嫒照顾护送。遂利用这一机会，丽嫒与其父取得了电话联系。接着，父女便在东京久别重逢。

我趁此难得之会，谆劝其一同回归大陆，并将六届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对台的九点声明详细介绍。赵思虑再三，毅然决定与我同返北京。在这段时间里，为安排赵的回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亦给予了种种方便和照顾。

现在赵琪璠居住在北京西郊一幢宽敞的楼房里，不但在生活上得到至矣尽矣的照顾，在工作等种种方面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使其在享受到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之时，更激发了对祖国感恩图报之心。

余感其情，喜其遇，爰志其原委由来，并藉用应嘱之序。

1989年春节

目
录

序	溥杰 (1)
引子	(1)
故乡与家世	(2)
所闻所见张作霖	(5)
宦海沉浮都是险	(8)
初见溥仪	(13)
旧式完婚	(18)
张作霖被炸侧记	(21)
“九一八”事变前后	(24)
从长春到日本留学	(28)
入联队	(34)
富士开山式	(38)
难忘的演习	(41)
入陆军士官学校	(45)
毕业之后	(49)
在教导队	(53)
溥仪指婚	(55)
不测风云	(59)
两度调职	(61)
溥仪盼子	(65)
捉太监	(66)

大同公园事件·····	(68)
谭玉龄之死及其它·····	(71)
见摄政王载沣·····	(73)
再赴日本·····	(77)
援手救孤·····	(82)
承德战地·····	(85)
伪满末日·····	(89)
二进醇王府·····	(94)
到台湾去·····	(97)
初登宝岛·····	(100)
加入军官训练团·····	(105)
退役之后·····	(109)
我和朴正熙、丁一权	
的旧谊·····	(114)
南朝鲜之行·····	(119)
日本之行·····	(123)
闲居静地·····	(129)
我所了解的台湾社会·····	(133)
绵绵乡思·····	(136)
生死青鸟情·····	(142)
好运气·····	(143)
最后的选择·····	(147)
落叶归根·····	(150)
亲人，我回来了·····	(153)
后记·····	(159)

引 子

暮年如夕照，往往会唤起对往事的回忆。

这些年，无论雨雪风霜，也无论星光朗照，我坐在斗室里的书案前，常常习惯地陷入沉思，思索我这一辈子所走过的路。有时候，我把自己比作一叶小舟，在命运的风暴中，未遭灭顶之灾而感到庆幸；有时候，又把自己比作总是上错列车的旅行者，在云雾中糊里糊涂往前闯，待到悟出应去的方向时，已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比作一片落叶，随着清爽的秋风悠悠地飘飞，它要飘落在生它养它的大树旁……

落叶归根，我终于找到了归宿。

现在，我要告诉读者的就是这片归根落叶的飘泊经历。尽管沉重的回忆常常令我黯然神伤，几至热泪横流，但我还是要把它讲下去，至于我要告诉人们什么？我只想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却又难以忘怀的历史，它不仅仅属于我自己。”

故乡与家世

我是蒙古族人，先祖世居内蒙赤峰市以南的喀喇沁旗，后随清兵作战入关，定居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北辛村，隶属健锐营镶黄旗。

小时候，每每听父亲讲述健锐营，我心中常感到一种荣耀。健锐营是清皇室禁卫军，曾为巩固清朝统治立过累累战功。可以说，我以后投向军伍的愿望，从那时就开始萌发了。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建立健锐营呢？这还得从乾隆十二年（1747）谈起。那年春天，四川懋功县以北，大渡河上游的金川地区，以图伯特族人莎罗奔土司率众反清。乾隆急命云贵总督张广泗改督川陕而驻四川，但因其平叛不利，乾隆遂将张广泗送交刑部治罪。之后，又命大学士傅恒继任。傅恒并未即赴金川，而在北京西山新建碉楼，即云梯楼，然后率领八旗中选出的五千健勇演习月余攻坚战，尔后又遴选精兵二千，开赴金川，结果很快将叛乱平息，奏凯而归。乾隆喜庆之余，不仅赐建纪功碑亭，并亲书碑文，而且还赐参战部队为“飞虎云梯健锐营”之美誉，这就是健锐营的来历。

自乾隆之后，健锐营的后人中，出现了不少威名四扬的将士或文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了。他的先人为健锐营正白旗人氏，传说中他的家离我家不

过一箭之遥。

我生于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1911年2月13日）。那时，我家已迁居京城什刹海一带居住。

正月十五日，正赶上元宵节，家家张灯结彩闹元宵。我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降生，在亲友中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近乎一致的评论是：我的生辰八字好，将来必定洪福不浅。

说归说，盼归盼，可谁能想到，我日后的经历，风云万里，却没有几年好时光！

先父赵时敏，原名贵福。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举人，次年乙未又中进士、钦点翰林。历任翰林院侍讲、编修及日讲起居注官，后授光禄大夫。他的一生可谓官运亨通。民国时期，他又出任奉天（今沈阳）商埠局长、沈阳县监督、京兆政务厅长等职。

先母宁古塔氏（满族），生我兄赵冠五后，因病去世。先父续娶白尔肃特氏（蒙族），生我及妹赵慧卿二人。

我的母亲是一个相当沉默的女性，她很少对别人讲话，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不停地忙家务。我很奇怪，母亲的家务活何以没完没了。小时候，看到母亲很累，我和妹妹曾经试图帮她分担一些家务，但每一次她都将我们要做的工作接过来，不声不响做完。母亲的勤快，仿佛在告诉我们：家中的一切劳动都不需要我们。渐渐地我和妹妹再也没有兴致做什么家务劳动了。

固然，从小不参与家务劳动，并不会感觉到生活有什么缺陷，但后来，特别是在台湾过独身生活那些年，饮食起居全要由自己安排，可就深觉缺乏生活技能之苦了。尽管直到如今，我也没有掌握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勉强过日子，总

算能够对付：我可以洗衣服，虽然没有一件洗得干净；我可以做饭，虽然仅仅是简单的热奶、煮面、炒鸡蛋……可这对我已属相当不易。

母亲的溺爱，使我后来饱尝了溺爱的苦果，但垂暮之年，我仍然对母亲充满了念怀之情，我心里明白，母亲实在太喜欢我们兄妹俩了。

回忆母亲，我同样忘不了她的歌声，她的悠扬、婉转的歌声很有吸引力。我和妹妹就是从她的歌声里认识我们遥远的故乡，认识了肯特山下潺潺的溪流和无边无际的绿色草原。

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从民国五年（1916）开始的。那年，先父应奉天政务厅长金梁之邀，出任奉天开埠局（后改为商埠局）局长。翌年早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前往沈阳定居。

那可能是我记忆中最冷的天气了。老式的蒸汽机车喘着长气，缓缓地抵达沈阳站。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好一片银白世界！从车站走出来，站前空荡荡的广场上，绝少行人。母亲带着我们乘上了专程迎接我们的黑篷马车——那时候，在沈阳这要算最高级的交通工具了。我依稀记得，那天，空中正卷舞着雪花。凄厉的北风从篷窗扑进来，不一会儿手脚就冻得生痛。但我们兄妹三人根本顾不得这些，争相从篷窗的缝隙中窥探这个陌生的城市，只见马路两旁的树木，一棵棵银装素裹，宛若玉叶琼枝，煞是好看。路面上厚厚的积雪已成为冰层，好几辆马车因跑得太快滑倒在路边。

我父亲当奉天开埠局长时的任务，就是负责开发商埠。

当时的商埠地段从沈阳大、小西边门起，西至南满铁路

附属地，南至浑河，北至南满铁路线，是一块南北呈三十余公里的广大地域。在小西边门外大马路的北侧是沈阳新火车站，南侧则是商埠局及日本、英国领事馆，并建有很多的房屋和商店。从这以南直到大西边门外，大部分是荒地，其间坟墓累累。开辟商埠，这些坟墓都要迁移。第二年开春，陆续有人赶着毛驴或驾着大车，到此迁坟。那时我虽只有六岁，胆子却不小，不知是一种什么意念的驱使，特别爱看迁坟。我很奇怪，怎么好好的尸体，打开棺木后，一见风，忽地一下子就陷下去变成了骨架，人死了就这样吗？在我还未开蒙的童心中，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

父亲在任期间，不仅修建了道路网，商业区、工业区，还建起了至今仍兴盛不衰的沈阳商埠南北两大市场。

我到奉天的同年九月，即进入奉天省立第二小学学习。这所小学位于商埠地三经路北口，是一座二层小楼。教学设施较为完善，我在此一直念到小学毕业。其间有几件耳闻目睹的大事，给我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

所见所闻张作霖

父亲往奉天赴任之时，正是张作霖因拥护袁世凯筹备帝制，而作了奉天督军兼理奉天省长的第一年。这位当初仅拥有百余人马称霸辽西的绿林人物，在我童年的想像里不过是一位膀阔腰圆，呼卢喝雉式的马上英雄形象罢了。不想第一

次见到他，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印象。

1917年11月的一天，我随父亲赴督军署为张作霖祝寿，那年张四十三岁，当天的场面热闹非凡。督军署门前车来车往，祝寿者鱼贯般登门致贺。父亲带着我随着人流进门后，径直往督军署后院奔去，院子里就更热闹，张从北京邀来的名伶在锣鼓声中唱得正欢。正厅前一位身着长袍，留着八字胡须满脸堆笑的人，频频拱手向来宾致意。不用问，这位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了。张的个子不高，相貌颇为清秀，在与来宾的问答之中，他的声音清晰而缓慢，完全是一派文人风度。我躲在父亲身后，乘他人不注意的当儿，指着张发问：“他就是张大帅吧？”父亲没有回答，反倒使劲捅了我一下，他生怕我用手指张这个动作给他带来麻烦，谁知这更激起了我对张的好奇心。我实在难以想像，这位身材矮小，一派书生气的人物何以能统帅千军万马？又何以一次又一次临危而脱逃。

直至张作霖被炸死之前，他曾经历了数度危难。父亲曾多次对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为了分割满洲和朝鲜地盘，在辽东火併起来。当时张已被清廷招安，由绿林出身，摇身一变当了清廷管辖的新民府巡防营的管带（营长）。日、俄之战，他虽然身处两军夹缝之中，受尽欺凌，感情上却倾向俄国。所以当日军在奉天一带驱走了俄军之后，张作霖的部队又开始与日军磨擦。有时候，还帮俄军的忙，找找日本人的麻烦。日本人就以张为俄军间谍的嫌疑，将张捕拿。决定将其就地处决。事偏凑巧，新民府民政署长井户川辰和中佐参谋田中义一，一直与张友善，经他们从中说项，才算保全了张的性命。也就因这一缘故，

张作霖和他的把兄弟张景惠、张作相等人又开始协助日军外国的“征露义勇队”，在俄军后方从事游击活动。

在父亲带我去为张作霖祝寿前不久，张刚刚又躲过了一次劫难。

1916年5月27日。张作霖因不满日本人不断在东北扩张势力，与日本人的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视张为眼中钉，肉中刺。但这时的张作霖已不是昔日的管带，而成了拥有重兵的督军。日本人也不可能再去明目张胆将张缉拿捕杀。听说后来日本人召集了一次会议，专门策划如何暗杀张作霖。

5月27日那天，日本关东军总督到奉天访问，张作霖率其部下汤玉麟前往沈阳日本车站迎接。张出门酬酢，多乘二轮双匹玻璃马车，车前是一彪手持红樱长矛的仪仗，车的后面则是威风凛凛的马队，一路行来，气派非凡。

张作霖当天迎毕中村，乘车赶回寓所。当车队刚进入小西边门内不远的拐弯处，由路南的一个印刷厂内，突然掷出一枚炸弹，很显然，炸弹是冲张投来的。但炸弹未投准，落在张所乘的马车前方。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队伍顿时大乱。车前的几个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坐在马车上的张作霖听到爆炸声后，知道情况不妙，但他并不慌乱，迅速跳下马车，在一片骚乱之中，换上士兵服装，又急忙从马队中牵出一匹坐骑，飞上马夺路而去。上马前还命亲信汤玉麟继续指挥队伍前进，密切注意再次发生意外。不出张所预料，马车在卫兵护送下，行至小西门内图书馆楼之前方时，由楼上又投下一枚炸弹，这回投得很准，不偏不倚落在马车的车篷上，那辆装饰精美的马车，在爆炸声中顿时化为乌有。而此时，张作霖已安然回到督军署。

张作霖凭其机智与过人之勇，躲过了日本人对其又一次暗算。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十二年后，他终未能逃出日本人之手，而被炸于沈阳皇姑屯老道口。

宦海沉浮都是险

1921年，我十岁。那年我从初级小学毕业了。暑假期间，我和哥哥赵冠五每天在一起掏麻雀、钓鱼、整天玩得筋疲力尽。常常是天一黑就呼呼地上床睡觉了。有那么一天，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因为父亲没有按往日下班时间回家，母亲显得非常焦急。她担心父亲出了什么事，好几次派人去打听情况而毫无结果。那时，我家就住在父亲办公的商埠局东院，按说到前面一问就全清楚了，可这回去打听消息的人全都被挡驾。越是如此，母亲越认为一定出了事。我躺在床上，看着母亲的身影在客厅的窗户上晃来晃去，突然间也感到了一种恐惧，如果父亲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敢再想了，便一下子坐起来，在我的卧室里和母亲一样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最后消息。贪睡的我，此时睡意顿消，这可是个非常时刻啊！约摸午夜时分，父亲终于回来了，我翻身下床，蹑手蹑脚走到窗前，听听父亲到底说什么。客厅和我的卧室仅仅一窗之隔，父亲的话，我听得十分真切。父亲说，督军署中校参谋徐锐泉一行二人，今日来到商埠局，说是奉张作霖之命即日起驻在局内，核查局历年所收公款帐目，而且命令

父亲不准外出。父亲讲话的声调很平静，母亲也没有说什么，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说是核查帐目，其实是对父亲的审查。母亲为此心情一直很沉重，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候话就更少了，眼看着她消瘦了下去。

父亲和母亲正好相反，他处之泰然，饮食起居一如既往。不仅将我家院中西厢房腾出供检查人员居住，并把历年公款帐目无一遗漏地全部上交。

我再也无心去玩耍嬉戏了。我和哥哥每天除了看书写字连院门都很少出去。我觉得那时真是度日如年，一天比一天难捱。每天，我都听得见西厢房内传来劈劈啪啪清脆的算珠响，一有机会看到父亲，我都细心地观察他的神色。他那平静的神态，使我感到一种安慰。

父亲因听候审查，每天不再办公，空闲时间多了，他便教我背诵唐诗宋词。在记忆中，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这么亲近的时候，因此，每天背诗的兴致都很高。什么“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什么“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等许多诗词，我都是在这个时候背诵下来的。

哥哥过生日那天，父亲还特意让人买了一套文房四宝给他，并请人在砚盒上刻了“前程无量”四个篆字。可见父亲内心确实很坦然。

核查帐目整整进行了半年，大概是年底吧，徐锐泉不露声色将帐本一一盖章后，如数交还父亲，次日一大早就离去了。至于检查结果，徐未向父亲作任何交待。母亲可沉不住气了，她怕万一查出了什么问题，断送一家人的前程。父亲